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六回 養因魚戲言微善教 管老鴇奇事反常情

接：葛仲英蟄過對門吳雪香家，跨進房裏，寂然無人，自向榻床躺下。隨後娘姨小妹姐抬著飯碗進房，說：「請坐歇，先生來啲喫飯。」隨手把早晨泡過的茶碗倒去，另換茶葉，喊外場沖開水。一會兒，吳雪香姍姍其來；見了仲英，即大聲道：「耐是坐來除對過勿來哉呀，第歇來做啥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從榻床上拉起仲英來，要推出門外去。又道：「耐原搭我到對過去哩！耐去坐來啲末哉，啥人要耐來嘍？」

仲英猜不出他甚麼意思，怔怔的立著，問道：「對過張蕙貞末，咿勿是我相好，為啥耐要喫起醋來哉哩？」雪香聽說也怔了，道：「耐倒也說笑話哉嘅！倪搭張蕙貞喫啥醋嘍？」仲英道：「耐勿是喫醋末，教我到對過去做啥？」雪香道：「我為仔耐坐來啲對過勿來哉末，我說耐原到對過去坐來啲末哉嘅。阿是喫醋嘍？」

仲英乃恍然大悟，付諸一笑，就在高椅上坐下，問雪香道：「耐意思要我成日成夜陪仔耐坐來裏，勿許到別場花去，阿是嘍？」雪香道：「耐聽仔我閑話，別場花也去末哉。耐為啥勿聽我閑話嘍？」仲英道：「耐說陸裏一句閑話我勿聽耐？」雪香道：「價末我教耐過來，耐勿來。」仲英道：「我為仔剛剛喫好飯，要坐一歇再來。啥人說勿來嘍？」雪香不依，坐在仲英膝蓋上，挽著仲英的手，用力揣捏，口裏咕嚕道：「倪勿來，耐要搭我說明白啲。」仲英發躁道：「說啥嘍？」雪香道：「難下轉耐來啲陸裏，我教耐來，耐聽見仔就要跑得來啲。耐要到陸裏去，我說勸去末，定規勿許耐去哉。耐阿聽我？」

仲英和他扭不過，沒奈何應承了。雪香纔喜歡，放手走開。仲英重又笑道：「我屋裏家主婆從來勿曾說歇啥，耐倒要管起我來哉！」雪香也笑道：「耐是我倪子嘅，阿是要管耐個嘍。」仲英道：「說出來個閑話阿有點陶成，面孔纔勿要哉！」雪香道：「我倪子養到仔實概大，咿會喫花酒，咿會打茶會，我也蠻體面啲，倒說我勸面孔！」仲英道：「勿搭耐說哉。」

恰好小妹姐喫畢飯，在房背後換衣裳。雪香叫道：「小妹姐，耐看我養來啲倪子阿好？」小妹姐道：「陸裏嘍？」雪香把手指仲英，笑道：「哪。」小妹姐也笑道：「阿要瞎說！耐自家有幾花大，倒養出實概大個倪子來哉。」雪香道：「啥稀奇嘍！我養起倪子來，比仔俚要體面點啲。」小妹姐道：「耐就搭二少爺養個倪子出來，故末好哉。」雪香道：「我養來啲倪子，要像仔俚啲堂子裏來白相仔末，撥我打殺哉哩。」小妹姐不禁大笑道：「二少爺阿聽見？幸虧有兩個界頭管，勿然要氣煞啲！」仲英道：「俚今朝來裏發癡哉！」雪香滾到仲英懷裏，兩手勾住頭頸，祇是嘻嘻的憨笑。仲英也就鬼混一陣，及外場提水銚子進房始散。

仲英站起身來，像要走的光景。雪香問：「做啥？」仲英說：「我要買物事去。」雪香道：「勿許去。」仲英道：「我買仔就轉來。」雪香道：「啥人說嘍？搭我坐來浪。」一把把仲英捺下坐了，悄問：「耐去買啥物事？」仲英道：「我到亨達利去買點零碎。」雪香道：「倪坐仔馬車一淘去，阿好？」仲英道：「故倒無啥。」

雪香便叫：「喊把鋼絲車。」外場應了去喊。小妹姐因問雪香道：「耐喫仔飯阿要捕面嘍？」雪香取面手鏡一照，道：「勸哉。」祇將手巾揩揩嘴脣，點上些胭脂，再去穿起衣裳來。

外場報說：「馬車來哉。」仲英聽了，便說道：「我先去。」起身要走。雪香忙叫住道：「慢點哩，等倪一淘去。」仲英道：「我來裏馬車浪等耐末哉。」雪香兩腳一踉，嗔道：「倪勸！」仲英祇得回來，因向小妹姐笑道：「耐看俚脾氣，原是個小乾件，倒要想養倪子哉。」雪香接嘴道：「耐末小乾件無清頭哉哩，阿有啥說起我來哉嘍。」說著，又側轉頭點了兩點，低聲笑道：「我是耐親生娘嘅，阿曉得？」仲英笑喝道：「快點哩，勸說哉！」雪香方纔打扮停妥。小妹姐帶了銀水煙筒，三人同行，即在東合興里弄口坐上馬車，令車夫先往大馬路亨達利洋行去。

當下馳出拋球場，不多路到了。車夫等著下了車，拉馬車去一邊伺候。仲英與雪香、小妹姐逕進洋行門口，一眼望去，但覺陸離光怪，目眩神驚。看了這樣，再看那樣，大都不能指名，又不暇去細細根究，祇大略一覽而已。那洋行內伙計們將出許多頑意兒，撥動機關，任人賞鑒。有各色假鳥，能鼓翼而鳴的；有各色假獸，能接節而舞的；還有四五個列坐的銅鑄洋人，能吹喇叭，能彈琵琶，能撞擊金石草木諸響器，合成一套大曲的；其餘會行、會動的舟、車、狗、馬，不可以更僕數。

仲英祇取應用物件揀選齊備。雪香見一祇時辰表，嵌在手鐲之上，也中意了要買。仲英乃一古腦兒論定價值，先付莊票一紙，再寫個字條，叫洋行內把所買物件送至後馬路德大匯劃莊，即去收清所該價值。處分已畢，然後一淘出門，離了洋行。雪香在馬車上褪下時辰表的手鐲來給小妹姐看，仲英道：「也不過是好看生活，到底無啥趨勢。」

比及到了靜安寺，進了明園，那時已五點鐘了，游人盡散，車馬將稀。仲英仍在洋房樓下泡一壺茶。雪香扶了小妹姐，沿著回廊曲榭兜一個圓圈子，便要回去。仲英沒甚興致，也就依他。

從黃浦灘轉至四馬路，兩行自來火已點得通明。回家進門，外場稟說：「對過邀客，請仔兩轉哉。」仲英略坐一刻，即別了雪香，逕過對門，王蓮生迎進張蕙貞房裏。先有幾位客人在座，除朱藹人、陳小雲、洪善卿、湯嘯庵以外，再有兩位，係上海本城宦家子弟，一位號陶雲甫，一位號陶玉甫，嫡親弟兄，年紀不上三十歲，與葛仲英世交相好。彼此相讓坐下。

一會兒，羅子富也到了。陳小雲問王蓮生：「還有啥人？」蓮生道：「還有倪局裏兩位同事，說先到仔尚仁里衛霞仙搭去哉。」小雲道：「價末去催催哩。」蓮生道：「去催哉，倪也勸去等俚哉。」當下向娘姨說，叫擺起臺面來。又請湯嘯庵開局票，各人叫的都是老相好，嘯庵不消問得，一概寫好。羅子富拿局票來看，把黃翠鳳一張抽去。王蓮生問：「做啥？」子富道：「耐看俚昨日老晚來，坐仔一歇歇倒去哉，啥人高興去叫俚嘍。」湯嘯庵道：「耐勸怪俚，倘忙是轉局。」子富道：「轉啥局！俚末三禮拜了六點鐘哉哩！」嘯庵道：「要俚坐三禮拜六點鐘末，好白相嘅。」

說著，催客的已回來，說：「尚仁里請客，說請先坐罷。」王蓮生便叫「起手巾」。娘姨答應，隨將局票帶下去。湯嘯庵仍添寫黃翠鳳一張，夾在裏面。王蓮生請眾人到當中間裏，乃是三張方桌，接連著排做雙臺。大家寬去馬褂，隨意就坐，卻空出中間兩把高椅。張蕙貞篩酒、敬瓜子。洪善卿舉杯向蕙貞道：「先生恭喜耐。」蕙貞羞的抿嘴笑道：「啥嘍！」善卿也逼緊喉嚨，學他說一聲「啥嘍」。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小堂名呈上一本戲目請點戲。王蓮生隨意點了一齣《斷橋》，一齣《尋夢》，下去吹唱起來。外場帶了個緯帽，上過第一道魚翅，黃翠鳳的局倒早到了。湯嘯庵向羅子富道：「耐看，俚頭一個先到，阿要巴結？」子富把嘴一努，嘯庵回頭看時，卻見葛仲英背後吳雪香先自坐著。嘯庵道：「俚是賽過本堂局，走過來就是，比勿得俚啲。」黃翠鳳的娘姨趙家姆正取出水煙筒來裝水煙，聽嘯庵說，略怔了一怔，乃道：「倪聽見仔叫局，總忙煞個來；有辰光轉局忙勿過末，阿是要晚點啲？」黃翠鳳沉下臉，喝住趙家姆道：「說啥嘍！早末就早點，晚末就晚點，要耐來多說多話！」湯嘯庵分明聽見，微笑不睬。羅子富卻有點不耐煩起來。王蓮生忙岔開說：「倪來豁拳，子富先擺五十杯。」子富道：「就五十杯末哉，啥稀奇！」湯嘯庵道：「念杯嘍嘍罷。」王蓮生道：「俚多個局，至少三十杯。我先打。」即和羅子富豁起拳來。

黃翠鳳問吳雪香：「阿曾唱？」雪香道：「倪勿唱哉，耐唱罷。」趙家姆授過琵琶，翠鳳和准了弦，唱一支開片，又唱京調《三擊掌》的一段搶板。趙家姆替羅子富連代了五杯酒，喫得滿面通紅。子富還要他代，適值蔣月琴到來，伸手接去。趙家姆趁勢裝兩筒水煙，說：「倪先去哉，阿要存兩杯？」羅子富更覺生氣，取過三祇雞缸杯，篩得滿滿的，給趙家姆。趙家姆執杯在手，待喫不喫。黃翠鳳使性子，叫趙家姆：「拿得來。」連那兩杯都折在一祇大玻璃斗內，一口氣吸得精乾，說聲「晚歇請過來」，頭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

羅子富向湯嘯庵道：「耐看如何，阿是勸去叫俚好？」蔣月琴接口道：「原是耐勿好嘅，俚啲喫勿落哉末，耐去教俚保喫。」

湯嘯庵道：「小乾忤鬧脾氣，無啥要緊。耐勿做仔末是哉晚。」羅子富大聲道：「我倒還要去叫俚個局哉！」娘姨拿筆硯來，蔣月琴將子富袖子一扯，道：「叫啥局嘅？耐末……」祇說半句，即又咽住。子富笑道：「耐也喫起『醬油』來哉。」月琴別轉頭忍笑說道：「耐去叫罷，倪也去哉。」子富道：「耐去仔末，我也再來叫耐哉晚。」月琴也忍不住一笑。

娘姨捧著筆硯問：「阿要筆硯嘅？」王蓮生道：「拿得來，我搭俚叫。」羅子富見蓮生低著頭寫，不知寫些甚麼。陳小雲坐得近，看了看，笑而不言。陶雲甫問羅子富道：「耐啥辰光去做個黃翠鳳？」子富道：「我就做仔半個月光景。先起頭看俚倒無啥。」雲甫道：「耐有月琴先生來裏末，去做啥翠鳳哩？翠鳳脾氣是勿大好。」子富道：「倌人有仔脾氣，阿好做啥生意嘅！」雲甫道：「耐勿曉得，要是客人摸著仔俚脾氣，對景仔，俚個一點點假情假義也出色味。就是坎做起要鬧脾氣勿好。」子富道：「翠鳳是討人哋，老鴿倒放俚鬧脾氣，勿去管管俚！」雲甫道：「老鴿陸裏敢管俚？俚末要管管老鴿哉哩。老鴿隨便啥事體先要去問俚，俚說那價是那價，還要三不時去拍拍俚馬屁末好。」子富道：「老鴿也忒煞好人哉。」雲甫道：「老鴿阿有啥好人嘅！耐阿曉得有個叫黃二姐，就是翠鳳個老鴿，從娘姨出身，做到老鴿，該過七八個討人，也算得是夷場浪一搯腳色哋；就碰著仔翠鳳末，俚也碰轉彎哉。」子富道：「翠鳳啥個本事呢？」雲甫道：「說起來是利害味。還是翠鳳做清倌人辰光，搭老鴿相罵，撥老鴿打仔一頓。打個辰光，俚咬緊點牙齒，一聲勿響；等到娘姨哋勸開仔，榻床浪一缸生鴉片煙，俚拿起來喫仔兩把。老鴿曉得仔，嚇煞哉，連忙去請仔先生來。俚勿肯喫藥哋，騙俚也勿喫，嚇俚也勿喫。老鴿阿有啥法子呢？後來老鴿對俚跪仔，搭俚磕頭，說：『從此以後，一點點勿敢得罪耐末哉。』難末算吐仔出來過去。」

陶雲甫這一席話，說得羅子富忘忘鶻突，祇是出神。在席的也同聲讚嘆，連倌人、娘姨等都聽呆了。惟王蓮生還在寫票頭，沒有聽見。及至寫畢，交與娘姨，羅子富接過來看，原來是開的轎飯賬，隨即丟開。王蓮生道：「耐哋酒啥勿喫哉，子富莊阿曾完嘅？」羅子富道：「我還有十杯勿曾豁。」蓮生便教湯嘯庵打莊。嘯庵道：「玉甫也勿曾打莊晚。」

一語未了，祇聽得樓梯上一陣腳聲，直闖進兩個人來，嚷道：「啥人莊？倪來打。」大家知道是請的那兩位局裏朋友，都起身讓坐。那兩位都不坐，一個站在臺面前，揎拳攘臂，「五魁」「對手」，望空亂喊；一個把林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攔腰抱住，要去親嘴，口裏喃喃說道：「倪個小寶寶，香香面孔。」林翠芬急得掩著臉彎下身去，爬在湯嘯庵背後，極聲喊道：「勸吵哩！」王蓮生忙道：「勸去惹俚哋哭哩。」林素芬笑道：「俚哭倒勿哭個。」又說翠芬道：「香香面孔末礙啥？耐看鬢腳也散哉！」翠芬掙脫身，取豆蔻盒子來，照照鏡子。素芬替他整理一回。幸虧帶局過來的兩個倌人隨後也到，方拉那兩位各向空高椅上坐下。王蓮生問：「衛霞仙搭啥人請客？」那兩位道：「就是姚季蓴晚。」蓮生道：「怪勿得耐兩家頭纔喫醉哋哉。」兩位又嚷道：「啥人說醉嘅？倪要豁拳哉。」

羅子富見如此醉態，亦不敢助興，祇把擺莊剩下的十拳胡亂同那兩位豁畢，又說：「酒末隨意代代罷。」蔣月琴也代了幾杯。

羅子富的莊打完時，林素芬、翠芬姊妹已去。蔣月琴也就興辭。羅子富乃乘機出席，悄悄的約同湯嘯庵到裏間房裏去著了馬褂，徑從大床背後出房，下樓先走。管家高昇看見，忙喊打轎。羅子富吩咐把轎子打到尚仁裏去。湯嘯庵聽說，便知他聽了陶雲甫的一席話，要到黃翠鳳家去，心下暗笑。

兩人蹺出門來，祇見弄堂兩邊車子、轎子堆得滿滿的，祇得側身而行。恰好迎面一個大姐從車轎夾縫裏鑽來擠住，那大姐抬頭見了，笑道：「阿唷，羅老爺！」忙退出讓過一傍。羅子富仔細一認，卻是沈小紅家的大姐阿金大，即問：「阿是來裏跟局？」阿金大隨口答應自去。

湯嘯庵跟著羅子富一徑至黃翠鳳家。外場通報，大姐小阿寶迎到樓上，笑說：「羅老爺。耐有好幾日勿請過來哉晚。」一面打起簾子，請進房間。隨後黃翠鳳的兩個妹子黃珠鳳、黃金鳳，從對過房裏過來廝見，趕著羅子富叫「姐夫」，都敬了瓜子。湯嘯庵先問道：「阿姐阿是出局去哉？」金鳳點頭應「是」。小阿寶正在加茶碗，忙按說道：「去仔一歇哉，要轉來快哉。」羅子富覺得沒趣，丟個眼色與湯嘯庵要走，遂一齊起身，蹺下樓來。小阿寶慌的喊說：「勸去哩。」拔步趕來，已是不及。

第六回終。